

雅伟是我的牧者（中）

~ 寻家之旅 ~

恩霖

放牛的日子

我有一个梦，我的梦想是因认识神开始的。2003年底我们家从黑龙江搬到吉林。在离开那天，小姑和姑父非常舍不得我离开，跟我挥泪告别。

我随着父母来到舅舅家。舅舅住在一个乡村里，我们一家人到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舅舅为我父母找到一家种田大户，给他们干农活。而我经介绍，给本村的书记家放牛。也正是这段经历，让我后来认识了神。在这个村书记家放牛的时候，我每天很早就得起来，把牛群赶出去。我需要走很远的路，才能到达放牛的草场。到中午时，村书记家的阿姨会给我送饭。虽然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也不会觉得怎么辛苦。

我是偶然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福音的。当时我用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，有一天我打开收音机，听到里面传讲的是圣经信息。我当时心想：“我以前不是信过神吗？”于是我就尝试着听下去。我觉得里面所分享的内容很吸引我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坚持听福音节目。有时我经常听到很晚才睡。有几天我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祷告的内容，大致是这样说的：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？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他吗？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祷告。”我就尝试着按照里面

所说的去祷告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福音开始感兴趣，开始慢慢想更多地去了解神。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火热，我每天晚上放牛回来，都会跪在僻静角落里祷告。每次祷告后，心里都会很喜乐。

听了福音之后，我发觉我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。我放牛时认识了一个朋友，他年龄和我差不多。在我还没有接触福音之前，我经常欺负他，拿他来开玩笑。后来他看见我的态度变了，反而走到我身边来欺负我。我对他说：“以后我要信神了。”他听到我这样说，就越发地用手掐我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

福音的种子

听到神的救恩之后，我每一天都很开心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我在收音机上找到了福音电台。当我听了福音电台的内容时，我的心深深地被里面的话所吸引。虽然有很多我听不懂，心里却是很火热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神的话就好像一粒种子，慢慢地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每天放牛回来，我都会坐在那里听。当我听了一些见证时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我心里想：能够认识神真好。我那时从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神的爱，这份爱超过世界上男女之间的爱，超过亲情、友情的爱。神的话点燃了我的心，也成为我寻找神的动力。同时，我也梦想着能够遇见像我所听到的这种教会。

我在这个村书记家干了不到半年，不禁心想：我要去寻找教会，寻找这位神。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教会，所以还以为教会就像我所听到的那样。我想：我要寻找这样的教会，然后永远留在那里。

寻找教会

有一天，我跟这个村书记说：“我不想放牛了。”他问我什么理由。我对他说：“我要追求信靠神。”他知道我不想给他放牛，先是好言相劝。他看我意志坚决，就非常生气，对我说：“如果你不给我放牛，以后你和你家不要想在这个村子待下去！”我当时被他的话吓到了。可是我很想认识神，于是决定偷偷地离开。离开那天，我谁也没有告诉。

我想要认识神，就得先去寻找像我所听见的那种教会。那天我带上我身上仅有的一些钱，就偷偷地走了。我没敢在村子里搭车走，我偷偷地走出村外，坐上了去往市里的车。到了市里，我打听到市里的教会，找到了一间教堂。见到教堂里的人，我很激动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教会里的人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想永远留在这里。”他们当中有人告诉我就在那里等待，到时会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我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，最后我发现没有人理我。我心里很难过，离开了那间教会。

我当时对自己说：“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”于是我走到了火车站，想去其它城市寻找。到了火车站的大门口，我想偷偷地溜进去上火车。但火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我，就问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他告诉我，这列火车是要去齐市的。我说：“我就要坐这列火车。”那天晚上，这个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检票口，直接让我上了那列火车。

到了齐市，天已经亮了。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有教会，就又找到了一间教会。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正在聚会唱诗歌，我激动得不停流眼泪。我心里说：“我想留在这间教会。”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教会里的人，因为我害怕被拒绝。

聚完会之后，我走出了教会。我想自己找点事情做，可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当时我有些灰心，寻找神的心也动摇了。我想再坐火车回家。

这次就没有出来那么容易了，火车站工作人员要我去救助站寻求帮助。到了救助站，那里的人接待了我，接下来帮我联系到家里的人。我父亲知道我走了几天，心里非常焦急，赶忙跑到救助站，把我带回了家。他不敢让我在村书记家继续放牛了。

牧羊的生活：让我学习认识神的话

后来父亲把我带到内蒙古边境，当时他在那里给别人牧羊。到了那里，我也开始给当地人放羊。在放羊的过程中，我还是继续听福音电台的信息。这个时候，我想自己慢慢学习看圣经。可是很多字我都不认识，其实我没有读多少书，认识的字也不多。当我向神求，求他帮助我能够明白圣经时，很奇妙，神就帮助我认识了很多字，也懂得读圣经，慢慢地我可以顺着阅读下来了。

我那时特别喜欢听奇妙恩典栏目里的见证信息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守候在收音机旁，收听见证分享。每次听完，我都感动得落下眼泪。我当时心里说：“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经历到神。”

透过听福音电台教导，我慢慢开始明白神的话。我也很想活出里面说到的基督徒的生命，我很羡慕能够拥有这种生命。我也很想和这位神建立一份关系。有时我也会经历到奇妙的事，比如说，我在讲道中听到了触动我心里的某一些话，接下来当我打开圣经时，就会读到这些话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话是神要对我说的。

其实我那时也不明白如何祷告，每天我祷告的内容就是背诵主祷文。

平日里我放羊，很少能够接触到人。我惟一的伙伴就一只小羊，这只小羊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它会每天跟在我身边

吃草。如果它在羊群里，我只要叫它一声，它就会立刻跑到我身边。我生活的地方是草原，住的是临时简易房。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没有电的，到了晚上只能透过蜡烛看书。那时对我来说，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放羊回来，晚上能够有一个安静时间看圣经和听福音广播。我当时有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是一位基督徒送给我的。我很爱惜这本圣经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会把它放在枕头旁边。

在放羊的那段日子，凡是我能够接触的人，我都很想向他们传福音。记得当时有人主动跟我说他想信神，后来我带他们跪下祷告。

我第一年放羊的时候，老板对我有些不信任，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到草场，在远处看着我。这样的情况有半年多。由于平时我认真的照顾羊，后来慢慢地他非常信任我。等到我后来离开时，他连羊群的数目也没有清点。

2004年的时候，我们所在的地区遭遇了旱灾，地里的庄家颗粒无收。到了秋天，雇主买了六、七百只羊，这样我们经营的羊群接近一千只了。新买进来的羊体质比较弱，再加上2004年冬季下了很大的雪，所以我们放的羊群不能迁徙回家，不得不留在简易房里过冬。我们没有什么取暖设施，每天睡觉不能脱衣服。有时在草原上，我们还要赶着羊群迁徙。我们赶着羊群，需要徒步走几十公里的路。放羊的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耐心，每天晚上我放羊回来，首先要拿着奶瓶，进到羊圈里给没有妈妈的羊羔喂奶吃。我很喜欢这些小羊羔，它们看见我就像看见羊妈妈一样，跑到我身边围成一圈。虽然环境有一点难，但是我每一天都很开心。

神的话开始在我心里动工

这个期间，我听了福音电台的一些培训课程，特别是完全委身的教导，当时有些话令到我非常扎心，对我真是一个挑战。比如向罪死，向自我中心的生命死，背起十字架做主耶稣的门徒……神的话令到我很扎心。我经常在想：我如何像老师所说的，完全委身给神呢？有时面对自身生命中的软弱，我也会自责，我说：“我是个罪人。”我渴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

完全委身的教导让我认识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，从那时开始，我求神帮助我能够完全委身给他。我那时很渴望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给神，我对自己说：“我想成为圣经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。”虽然我当时这样的心志很强烈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自己做事缺少了持之以恒的心。

家人的反对

我放羊一年的合约快到了，但雇主还想让我继续在给他放羊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不想放羊了”。他说：“你不放羊，还要做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寻找神。”他说：“神在哪里呢？”我说：“哪里有教会，哪里就有神。”后来周边那一带地方的人都知道我信神，对我议论纷纷。有人说我信神信得很好，有人说我信得走火入魔，还有人说我要离家出走。我家人知道后，就开始紧张起来，开始反对我，没收了我的圣经。没收我的圣经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家人说把我的圣经给烧毁了，我当时心里很难过。后来家人看见我这样一直难过，就把圣经还给了我。

我放羊的期限到了，父亲怕我离开，还没等我离开那家，就另外找了新的雇主，让我继续去放羊。其实我当时还非常在意父母的话，我内心里害怕决绝他们，后来我还是向他们妥协了。

我的心里渴望能够认识神，福音电台里的教导常常令到我很

感动。我那时盼望自己能够像那些见证人一样，去经历神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能够比认识神更加有意义呢？

我放羊的时候，常常会向远方观望。我梦想着自己能够有教会，有弟兄姐妹。我盼望着自己走向远方，能够遇见神。我当时很喜欢圣经里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亚伯拉罕。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立时跟随神的带领。我很羡慕能够拥有他那样大的信心，我也很想像他那样被神带领。

记得有一次我在放羊的时候，遇见我父亲，我对他说：“假如有一天我奉献服侍神，你会怎么看呢？”他听见我这么一说，就很生气，追赶着要打我。我当时撇下羊群就跑掉了，跑了很远、很远。我觉得家人不理解我，不如就这么走掉算了。那次我想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可是当时心里有个意念提醒我：不能这样走。我父亲以为我跑了，不回去了，就请朋友去找我。后来他看见我回去了，就安心了。

离开家

我渴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渴望完全委身给神。就在2005年的入冬，我带上仅有的200多元钱，偷偷地离开家，去了北京。到了北京，我有些晕头转向，连方向也分不清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，而且身上仅仅剩下了70块钱。我打了一辆车去找教会。我找到了一间教堂。但那天不是星期天，大门是锁着的。这个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够吃一两顿饭的钱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。我就一直顺着马路走，到了晚上，就睡在路边的长凳子上。

没过多久，我身上所有的钱全部花完了。后来我在北京找了一份在饭店涮碗的工作，工作了两个多月。接下来我又换了一份保安工作，每天晚上在工地上负责巡逻。我在那里干了一段

时间后，才知道这是一家黑保安公司。他们把招来的人派往工地当保安，很多人干了一段时间，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；好一点的只拿到了回家的路费。当我知道这种情况，我就跟另一个同伴约好，一起不干了。我们的理由就是有事要回家，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路费。我们约好在北京火车站见。我去辞职的时候，保安公司的队长开车把我拉到北京火车站，只给了我七十块钱，当作回家的路费。

我在北京火车站找到了我的那个朋友。就在当天，我们遇见了一个人，他问我们要不要找工作，还说工作待遇会非常好。我们犹豫了一阵，就决定跟他去看一看。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三个人，也是在火车站被招去的。我们几个人跟着招工的这个，从北京去到河北省保定市。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坐车。天快黑的时候，那个人对我们说：前面修路，我们需要要换车，才能到达前面的工厂。当他带我们几个上了面包车时，我才意识到我们被骗了。坐在面包车里，我心里盘算着逃跑。我对那个人说我想要上厕所，他说可以。等车子停下来时，我偷偷地拉我那个朋友。我们下了车，我小声对我那个朋友说：“我们被骗了，要不要现在跑掉？”他向我示意不想离开。

等到我们上了车之后，那个人就向我们说了一些恐吓的话，叫我们老实一点，还说到了工作地方，要说什么活都能干。我对那个人说：“做事情不能违背良心，不然会有报应的。”他们开车把我们几个拉到了一个砖厂。这个砖厂里有几个是黑心工头，我们几个以每人350块的价钱被卖到了砖厂的包工头手中。我在这个砖厂工作了三个多月，带领我们劳动的工头比其他的黑工头要好的多，他没有为难我们，也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。我亲眼目睹那些黑工头打人，对一些头脑有智障问题的人拳打脚踢。我看到这些人特别可怜，他们没有任何自由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都得在一个屋子里面。等到晚上，那个黑工头就会

把门一关，用锁头把门锁上。

我们几个每天早早就得出去干活，直到天黑。等到晚上回去时，我们累得倒头便睡。有时候工头为了多生产一些砖，会让我们加班到半夜。在晚上觉得最疲乏的时候，我就会唱诗歌。我觉得唱诗歌使我有心里力量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心里又萌生了寻找教会的念头。我想：如果有机会，我还要去寻找教会。

我们干了一段时间，有时砖厂的机器坏了，需要维修好几天，工头就会给我们一些零用钱，可以去镇里买一些生活用品。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去镇里寻找教会。在镇里我找到一间教会，我去到教会里也向他们打听：有没有接触过福音电台的弟兄姐妹？在这间教会里，我也认识了一个基督徒，他还送给我一本圣经。他对我说，可以把我介绍到安徽省他家乡的教会去。我同意了。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觉得即便挣更多的钱，如果不能认识神，也没有意义。我想到要离开这个砖厂。

离开砖厂那天，我所挣的三个月的工资，我一分钱也没有要。因为他们要求我做满半年，才发工资。但我想去那个基督朋友为我介绍的安徽的教会，不想再耽误，所以我就这样离开了砖厂。离开砖厂那天，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。一想到要去安徽的教会，我就很开心。当我一边走一边想的候，路过一片麦田地，当时有一句圣经的话涌进了我的心里：“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”这个时候。我在心里跟神有一个祷告，我说：“神啊！如果认识你意味着要向旧人死去，我愿意被你这样改变，被你来破碎。”

等到我到镇里给那个基督徒朋友打电话时，他拒绝我去他家乡的教会。理由就是，他家乡教会的人觉得我是异端。当他拒绝我的时候，我伤心了一阵子。我对自己说：我应当继续去寻找。

我那时觉得如果寻找不到神，活着就没有意义。我用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，坐车到了保定市里。蒙神的怜悯，我在那个市里找到了一份制作皮包的工作。雇主也是我的老乡，我请求他能够让我有时间可以听福音电台的信息。刚开始时，他答应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开始反对我，不让我听。我对他说：“如果你不允许我听，我也不想留在这里工作了。”

也许你会问：为什么你信神，还会经历到这些不幸的事？但是对我来说，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不幸的事，反而透过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我寻求神的心志更加坚定了。后来我明白到，如果神让我那么容易就寻得见，我还会珍惜吗？肯定我不懂得珍惜的。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有了对罪的痛恨态度，我知道一个人要想完全委身给神，必须完全向罪死，完全向自我中心的态度死。

当我离开了现在的工作之后，我又开始寻找教会。在一个县里，我找到了一间教会。到了教会，里面的一位弟兄接待了我。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痛哭，向神认罪，向他许下心里的愿望。一直以来我盼望着自己认识神，能够奉献给神，就像那首诗歌所说的：主我愿奉献我自己，主我愿永远服侍你。那时候神将一个确据放在了我心里，我心里常常有个意念和感动：有一天一定会寻找到的。

教会的朋友们都很热诚地帮助我。他们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是在一位基督徒朋友家里工作。在这个基督徒朋友家里，我每天早上5点去教会参加晨祷。在教会里，我也积极地参加教会里的活动。我渴望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成长起来。那时候我听见有个教师要来到这个教会，我就很期待他能够过来。可是等他来到这个教会时，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所向往的那种牧者。

后来教会组织了一次夏令营。夏令营的那天，教会里的教

师跟我们说：“如果有学生证，夏令营的费用会减少一半。”这个教师就为我和教会中其他一些年轻人制作了一些假学生证。我当时心里在想：你既然是教师，怎么还可以参与造假呢？夏令营那天，我看见教师手里的一些假学生证都被卖门票的人识破了。当时教会的一个管理人员情绪很失控，开始向我们发怒。这个时候我心里又在想：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这些事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。

我在这个基督徒朋友家里工作了三个多月。后来在那里，我也联系到了我的父母。有一次家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，说我父亲在病床躺着，快不行了。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家里的状况，便辞掉了这份工作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坐客车去到北京火车站。到了北京火车站，我买完了票，进入了候车室，就在候车室里看书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年长的大姐主动跟我说话，她问我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我告诉她：“我是信耶稣的。”在聊天的过程，我得知她是去大连的。她跟我说，她很想自杀，这次去大连，她就准备看一下大海，然后自杀。听到她这样说，我就开始劝她不要那么轻易放弃生命。后来我就上了火车。没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位大姐也同样坐上了我这趟开往哈尔滨的火车。一路上在和她交谈过程中，我都在劝解她。后来她听了我的劝说。等到她回了家，打电话告诉我，她平安地到了家。神的带领真及时。

失落和暗淡的生活

2006年，当我从北京赶回了家。才发现家人是在骗我。但这次回到家，我父亲就再也不想让我走了。这个阶段，我继续放了两年多的羊。每次我说要离开，家人都会软硬兼施，不让我离开。在这两年里，我有很多次软弱和失败。有时到了深夜，我一个人会很难过。我觉得一个人很孤单，很想有兄弟姐妹能

够交流。

因为不明白神的话，我平日里也做了不少错误的选择。面对自己的软弱，我更多的是自责。慢慢我的心离神越来越远，我开始慢慢忽略了向神的祷告，每天用若无其事的态度面对生活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可我心里又很渴望认识神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迷失的羊一般，找不到方向。有的时候内心经常有个声音提醒我：不能这样下去。这个声音提醒我的时候，又能再次点燃我想去寻求他的渴望。

在牡丹江的日子

2008年，我小姑联系上了我，她那时在牡丹江一个厂里上班，也想让我过去。于是我决定要离开。但是家人还是想办法不让我离开。我坚持走，最后家人看到没有办法了，就让我走了。

到了牡丹江，我在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心里面那份感动仍然在推动着我，我不禁想要去寻找教会。那时我在工厂车间里常常向窗外山上观看，觉得应该去寻找教会。有一天我不用上班，心里有一种感动，很想走出去。那天我就去到镇里，要去寻找教会。我打了一个车，问司机可否把我带到附近的教会。他把我拉到一个家庭聚会点，然后告诉我说：这间教会很少有人知道的。此时我敏感到，这是神给我预备的教会。

在这个教会聚会期间，我很想属灵生命上有更多的追求。可是在教会时间久了，我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得不到喂养。那时候我就把福音电台的很多讲道信息下载到了一个播放器里。厂里附近有一个家庭聚会点，我每周三晚上会把下载好的讲道音频放给他们听。他们听了之后，反应很好。

还有一次，我把福音电台的完全委身信息全部都打印了出

来，我本来想自己看，没想到当我在教会里遇见两个姐妹时，她们两个人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把它全部抄写了下来。当时是主日，前面正在讲道，我发现她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抄写完全委身的信息上。我想是这宝贵教导吸引了她们。

还有一次，两个传道人看见我手上拿着完全委身的信息，就想看看。他们看了一下，就干脆管我借走了，回去看。我想张熙和牧师的教导真宝贵，连传道人也被吸引了。

老师的鼓励和帮助

在牡丹江的日子，我学会了用电脑。我在网上联系上了张老师，他得知我的情况，就每个月给我邮寄一些讲道信息。透过张老师，我得到很多鼓励。张老师鼓励我说：如果我全心全意寻求神，神一定会被我寻见的。张老师的这句话很鼓励我，在我以后面对的困难中常常会想起这句话。后来老师知道我想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就每个月给我寄洗礼课程。这些课程帮助我如何正确地面对罪的问题。

2008年六月份，我洗礼归入神的名下。在洗礼的那一天，我内心非常感动，我渴慕能够完全向罪死。那天我主动跟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说：“我要公开承认我的罪。”他们对我的选择有些不能接受，觉得我私下跟神认罪就可以了。我当时是想抱着向罪死的态度，公开认罪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他们同意了。我知道这个选择是需要勇气的。洗礼过后，我心里就好像一块大石头突然脱落下来一般，整个人都经历到了那种释放。

~ 中篇完 ~